

## 石板路

仍是個漫天陽光的日子，從校門到教學大樓，長長的一段石板路，蝸牛的步伐，伸出二十年代底觸角，影子落寞踉蹌地移動；七年，恍如世紀般，這路不好走，得逝去一串串日子，剛踏入校門、便不想孤獨地此七年的旅程，而今才開始呢！

記不得好幾回了，徘徊於石板路上如遊魂。腦底儘迴旋七年？七……教學大樓在正午的陽光下龐然屹立，樓上有瘋狂的人羣舞着，他（她）想瘋一個週末的下午，離風裡飄下來的旋律遠遠、遠遠地，教學大樓，望不可及…… Idello！驚覺於頰長底身影，迎面燦然底笑，一排整齊的白牙齒，立立說他是個脫離了軌道的電子，游離於藍天下綠色球場，邁凜然；游離於黑幕垂罩底暗室內，寂夜寒星；游離於教室裡……，不定性的電子。曾有微些迷惘，那整個冬季，慾捕捉幾許春風笑語，感染些快樂氣息，於是歡樂底時光消失於石板路，於是那擁有淡淡底愁的女中更添加了幾分愁，哦！是不易捕捉的電子，遂又有了彈性疲乏底感覺逝去整季冬與整季春，漫漫長夏，知了饞舌，石板路依然是那麼長，仍孤獨地走着，還是爽朗絢爛的笑，只是知道那一份茫然底失落已不復存七年，好長，淡淡、淡淡的愁如昔。

× × × × × ×

## 小百合花

送走了她、我哀悼，為一個純潔逝去底影子；更慶幸，另一個塑像誕生與成長。

那天，才開始上課，她用小字條遞過來一筆一劃整整齊齊的三個字是她的名字，然後加上：「妳呢？」。那時候，我寫信給南方的歌姐：我新認識了一個好可愛好純的女孩子，臉孔圓圓的，像紅蘋果一般……。那時候，我喜歡在日記上稱呼她「小百合花」、就像她媽咪親暱的喊「Lily」一樣。那時候，我還迷醉於她天真無邪的笑語，她的世界真美，不開媽媽懷抱的孩子，有福了。

仍可想像她孤伶伶的躲在小室的第一個夜晚，最最疼她的媽媽回南去了，外邊天好黑啊！她哭得一雙澄澈的眼睛腫得如胡桃般，而後抱着枕頭垂入夢底王國，圓臉上仍掛着：「媽咪不要我了」的淚痕，十九年知愁的小女孩啊！

該記起來的是那個大考期的晚上，她，還有我，偷偷地從「Carnot Cycle」從一個個積分與微分中溜了出來，校園的夜是迷人，好涼的風吹跑了太多的緊張與不耐，又有了開心的笑，劃破了黑黑的夜與靜靜的地，驚訝寫於圖書館裡探出的人頭，二個不知天高地厚的好傢伙！笑累，冰果室內坐坐，一份冰淇淋，一份報紙，一篇吸引人的文章，相視，我說：「我掩護」，她瞟了店員一眼，吐吐舌頭……，淚滿了滿身涼，走出冰果室，走出懶洋洋的店員底視線，她揚着撕下來的片斷：「够激」。

逝去了一年，她不斷地在長大，懂得煩惱，懂得沉思了，她領略了思想馳騁於綠色大草原的樂趣，也領略了遨遊於哲學的人生底奧秘，我知道她正在蛻變，她正想用畫筆為那張純白的紙染上多姿多彩的顏色。祝她！

神學院 × × × × × ×